1998 年 9 月 出刊　第 20 期

發行人：印順導師基金會
Yin-Shun Foundation
發行處：28 Ashbrook Drive
Edison, NJ 08820
Tel:(732)381-9708
Fax:(732)381-9709
編　輯：正覺之音編輯組
19 Kingwood Road
Scarsdale, NY 10583
Tel:(914)472-7866 Fax:(914)725-6726
臺灣聯絡處：臺北永和中山路一段 127 號 6 樓 Tel:(02)2927-9517
香港聯絡處：香港永樂街 154 號
Tel:2541-3717
Fax:2541-8335

從「福狂慧荒」中儘快學吧

仁俊

今年莊嚴寺舉辦夏令營，特請傳道法師演說，他準備得充分落實，敷陳得條理著力，我聽得非常喜奮、崇敬。血熱情真的他，健談而有深思遠見，爲法爲人的濃烈感溢於言表，令我引爲『法門知己』。今年春季此間同道往加州舉行『佛法度假』，我曾和繼如法師談了一番『福報狂、智慧荒』的話，沒想到他竟告訴了傳法師；交談中，他（傳法師）又提及了，頓時「福狂慧荒」的憂患感，直從心底衝上了腦海，潮澎不已！

共世間（有情）的欲求--「福」，不共世間（聖者）的淨行--（般若）慧。修學佛法，一開始，即釐清了這兩者的界別，漏與無漏才持捨（不著能施）得了當。『飲食、男女、戰

本期目錄

從「福狂慧荒」中儘快學吧　仁俊 1
火談化紅蓮　超定 4
從無常無我到真常唯心　黃國達 7
真常唯心論思想之淵源及成立（書摘）　印順 9
生活中的修行　專隱 12
瑣語代信通聲氣(十八)　仁俊 14

爭』成爲一般人類和動物共同的現象--對象。生理、物理、心理相當單純的動物，情過腹飽，暫時就馴貼下來（大多數像忘卻了，如淫欲）。三理非常複雜的凡俗人類，『受』與『想』二種心所的活動，極其頻數而廣泛，廣泛得莫可統估。凡俗者由『觸』（境）而起的受，大都傾注於樂受，儘管觸到的盡是苦況，甚至被逼迫得叫苦連天，時過境遷，依然著意、著力追求快樂。人類的特性之一--畏苦求樂，世間的教育、政治、經濟等等，可說都是爲著離苦得樂。釋迦佛出世說法的本懷，也不外乎『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』：離『純大苦聚』，獲『無上安樂』。世間解除苦惱的前提--福利，『厭惡貧窮』的菩薩行願，也特別看重、呼籲、帶領布施。五乘共的端正法：施與戒。施能眷顧窘乏，戒能操立品德；將福德之種播佈福田，成熟了，果的收穫量就可觀了。收獲到的果究竟該怎麼處置，這就得依正智作『準量』了！

憑正智而觀察、處置福果，深知而飭警自己：有漏福果，佔享則必墮，敬施則能（饒）益（有情）。如此的觀行而成爲慣性、決心，智力勘破福報的惑亂、縱倒，平淡、平實中才體見到佛法本質--無（人物）欲無（權威）求。徹頭徹尾的活在這二無中，忘卻了福報，記得著慧觀，修學的保險和保證，就這麼明明決決的自信、自立、自覺。有了二無三自的資糧，才捨得絕福報，攝得足慧觀。二無啊！三自啊！我們如果再從念頭、緣頭、（大）關頭上忘失，就不得了啦！

共人乘的五戒十善，學得深化、淨化和廣化，即可直從人乘直學菩薩。菩薩的超特表徵：捨己爲人，瞻佛觀法（性本空、本如），從本空、本如中化融了一切欲求--自我營圖，則能直截地向諸佛看齊，與眾生交道。善巧施設與正直秉持得恰好的菩薩，處俗不染，行真（空）不了，就沒什麼出世入世的嚴明界斷了。於娑婆成道的釋迦如來，由於娑婆眾生的愛染既重且深，爲了斷絕深重的愛染之根，建立了出家的僧團。因此，法華經出現了『內秘菩薩行，外現是聲聞』的記載。將菩薩道與聲聞道融爲一體，般若與法華可說是一致的。照這樣看，娑婆世界隨釋迦佛出家的，應該『少欲知足』與『廣興眾（萬善）行』兼重並修了。從廣興眾行中厚植福德，悉皆迴施，貪圖調控得淨淨落落，少欲知足從淨落中攝護得更精嚴、更分明，像釋迦佛那樣的極平淡、極平實、極平寂；我們出家的，深深地肯認平寂乃是三寶之根，我們始能成爲三寶之種。真保險與真保證印持著，我們始能掙脫『福狂慧荒』之虞咧！

淨福真慧的總根源--釋迦世尊，他老人家從因位到果位，所有的福都施給了一切眾生，真是從未貪享一念。這，由於他攝取了一切諸佛的德慧，渾身渾心都受用得充滿飽和，所以德慧本身就成了福--嚴淨豐圓無欠缺。由是就知道，菩薩因地的福慧雙修，其實是以慧導福、植福、施福，以福爲方便，解除一般『貧窮多怨苦』所引致的爭殺禍害。慧不著福而捨福，福能依慧方成福（不爲福覆），這樣看，顯然是慧重於福了。出家學菩薩行，知道了慧重於福，肯決著：菩薩因地與佛陀果地，沒一念貪享福報，念念總是從般若慧中惜福、作福、回福，福與慧應，做到了最淨淳、最圓滿的福慧雙修。無盡財施與無上法施，就這樣充充實實地解除了許多眾生的身苦心苦。以悲敬心普回福果，喜笑臉迎慰需施者，襯藏於悲敬與喜笑中的--一心慧警！菩薩成佛的明正與圓滿，完全得力於這樣的一心慧警。發願爲大乘

出家者，最應看重的--奉獻身心，慧警無我與悲喜爲人的性習，一切時處都覺持不忘，赴感不畏，大乘者的氣象與胸懷，才燦鮮敞豁得坦泰綽裕，吸得住、睜得透人的心眼。

佛法能深入人心，久啓人性，端賴這樣的吸和透。形成這麼種吸與透的主因：痛治自我麻木貪享，劇憐眾生水火號泣，寢饋語默中都直絕自我，直爲眾生；看待眾生同看待諸佛般恭敬；將諸佛的慧體現、照絕得不離念頭，對（享）眾生福的意圖、心思，則猛迅得即起即斷。一般共世間的『宗教情緒』，厭絕得甚於糞穢膿腐，淡樸而真誠的克己爲人，就怎也不敢忘卻或滅扣了。接得上菩薩步趨，通得見佛陀意域的出家眾，其面目，大抵是這麼一新而永新的。我們最急需的：菩薩的新眼瞻與佛陀的大胸涵；瞻得不捨菩薩本願，涵得直擴佛陀本懷，能這樣的不捨而直擴，福盡迴眾生，慧悉依諸佛；以佛陀無上之慧，植菩薩無著之福，我們才有最新的（心）眼瞻察勝義，從勝義（觀）中領略、涉觸、開廓，投入佛陀的大胸涵中去，生生世世導眾生見諸佛，在在處處學諸佛爲眾生；永遠活在諸佛與眾生之間，勘擴自家本願，探溯釋尊本懷。

福慧的集大成者--釋迦世尊，他那樣的澹樸謙虛：『我不攝受眾，亦無所教.....』，簡直令人歎莫能窮！他的福真太大了！直到現在還讓我們能豐衣足食，棲心學道。佛法學與行的特義：學--不共世間知見，念念防堵蘊、處、界的逗動、執取；行--不隔出世慧思，心心察覺無常、無我、寂滅。若學若行，盡從不共不隔著力、致力；力致得智火焚（真）我--不現形，福澤霑（一切）人--常瞻佛，軟劣的染著與昧狂的炫弄，痛痛快快地給他個一刀兩斷，不共不絕的『如實』學、『假名』行，才進得去、出得來。

現代中國佛教最流行的（由來已久）--一般的『念』與『參』，急求往生及開悟。求往生的則一切放下，關起門來念佛；求開悟的（觸到些光影）便一味倡揚、鼓著舌根『弘宗』，對若學若行的不共不隔的整體佛法，幾幾乎遺忘殆盡了。所幸的還有極少數有心人，盡著力奔波疾呼，從斥「狂」驚「荒」中學習，推行此不共不絕的整體佛法；少數的有心人啊！我們要更進一步的「儘快學」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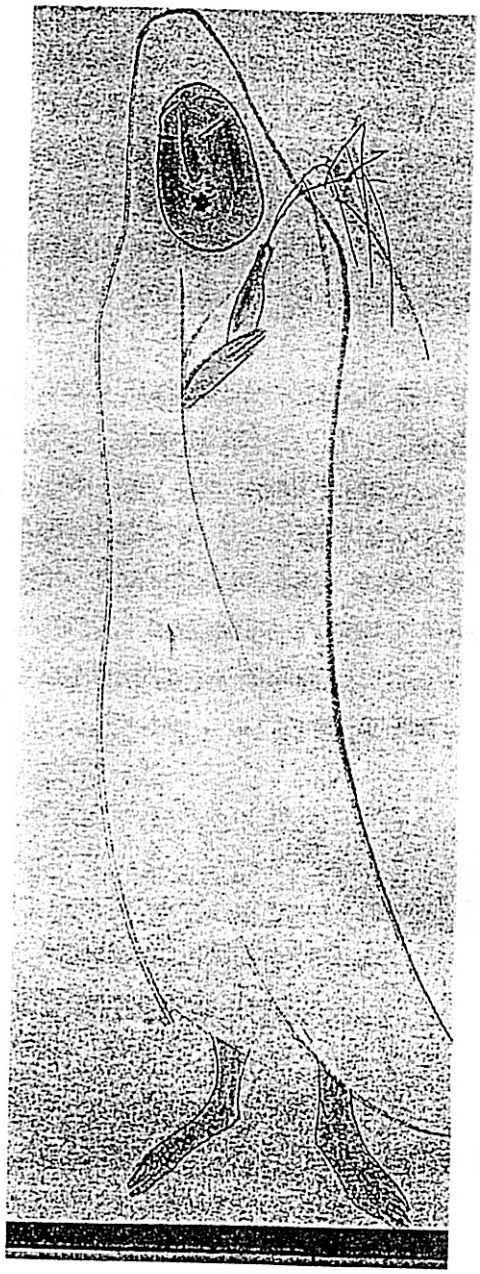
末了，我總覺得：佛法無他（請勿誤解『佛法無多子』），只是瞭解自己，體諒他（一切）人，把自己看作（眾）緣（所）成，對他人認定（盡）是恩（惠）；恩未報而緣卻紛至沓來，愧負、愧激得直衝心頭，直掀意底！衝掀得了無寧日，剿絕逞縱、渲演，我們才不敢、也不甘於軟劣的染著與昧狂的炫弄中，作一群罪中之罪人！

佛曆二五四二年七月十三日
於新州同淨蘭若驚喜室寫

火燄化紅蓮

超定

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貪瞋癡。那麼我們還要修三學八正道嗎？我們還須用腦費心去做聞、思、修的工夫嗎？



一、從淨水讚談起

楊枝淨水，遍灑三千；
性空八德利人天，福壽廣增延。
滅罪除愆，火燄化紅蓮。
南無清涼地菩薩摩訶薩。

以上這一首「淨水讚」，係佛門誦經拜懺之前，用來淨壇的讚語。中國佛教流行音聲佛事，舉凡社會婚喪喜慶，寺院各種紀念活動，乃至建寺、建校，以及慈善籌款，無不以念誦爲其重要內容。學佛的人，不論在家或出家，幾乎都以經懺爲每日必修的功課。音聲佛事，已成傳統佛教自修與弘法、自度度人的妙方便。

通常解說，經是如來金口所宣；懺爲祖師的慈悲，便於弟子們日常懺悔修持而編集的課本。誦經，憶念佛陀的遺教，以法爲師，勤策三業，開發智慧，斷惑證真。禮懺，出發於真誠信願，稱念聖號，祈求加被，止惡行善，消除業障，增進福慧。做爲佛弟子，如能在日常生活中，時時處處不離誦經拜懺，自然信心清淨，菩提增長。不過，一般人不能把握誦經拜懺的真義，以爲學佛修行，只是交差式地念誦

「法本」，每天把規定的功課做完就是了。儘管經聲佛號不輟，日日禮拜懺悔，結果塵念如故，我執日深，三毒不滅。如此「修行」，豈非辜負己靈，愧對講經的佛陀和作懺的祖師？

二、三界火宅誰救護

太虛大師作三寶歌：「三界火宅，眾苦煎迫，誰濟以安寧？」答言：「大悲、大智、大雄力，南無佛陀耶！」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發出離心者，感同身受。欲得超脫，須仗佛力。偉大的佛陀，具大智慧，能證悟諸法真理；以大慈悲，能救度眾生；大雄力故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降伏魔軍，成等正覺。唯有福慧圓滿的佛陀，能引導我們跳出火宅，消滅眾苦。基於如此信願，從而肯定：「今乃知，唯此是真正歸依處。」然而，佛門中的行人，真正發長遠心，「盡形壽，獻身命，信受勤奉行」者，究竟有多少人？每部經以「如是我聞」開始，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」作結。由聽聞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法次法向，有始有終地完成信解行證的歷程。令人惋惜的是，一般聽經的人，僅僅「如是我聞」，聽聽趣味的笑話，生動的故事，而「信受奉行」一句，則置之腦後，少人問津了。從解脫的因緣說，佛陀是我們的導師，指示古仙人徑，令我們滅除憂悲苦惱，到達涅槃彼岸。可是，如佛陀最後遺教說：「譬如善導，導人善道，聞之不行，非導過也。」佛弟子對聖教的態度，如聽山歌一般，缺乏「信受奉行」的條件，因緣不具足，所謂超三界、出火宅，僅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標而已。祈求大悲、大智，大雄力，到底能幫上多少忙？記得有一道場的大士殿，觀音聖像左右對聯：「若不回頭，誰與汝救苦救難？倘能轉意，何須我大慈大悲。」文字通俗，意義深長，值得我人省思。

三、修八正道達彼岸

厭苦欣樂，棄暗向明，本是眾生的共欲；知苦、厭苦、滅苦，爲智者超凡入聖必然的途徑。世間多憂苦--身心無常變異苦，自他共處離合苦，器界依存拘礙苦。三苦交替，八苦煎迫，誰人能免？有志趨向出世解脫者，中外古今，爲數不少。奈因缺乏佛法的指引，思想偏差，方法謬誤，於是愈走愈歧，落阱陷坑，解脫無期。外道之輩，犯常見者，「見老病死之爲苦，乃欲駐顏於仙國，永生於天堂。見愛別、怨會之爲苦，乃欲隱身山林以傲世，離塵世而神我獨存。見求不得之苦，乃欲蒙神之恩寵，以供獻市富貴，變化自在，聲色自娛，淨妙莊嚴。」相反地，落於斷見的眾生，「見苦蘊生之爲苦者，乃欲自殺以畢命。」前者如欲「煮沙成飯」之不可能；後者如「老牛敗車」之顛倒無知。無明蒙蔽，終難見出離之道。（引文見印公導師作『印度之佛教』第三章第三節。）

『成佛之道』五乘共法章開示：「正信歸依者，應修於正見，及修於正命，勝進不爲難。」凡真具正知正見者，必隨之起正行；正見如目，正行如足，足目兩相成，能達於彼岸。依世間正見爲基礎，進而修學緣起無我的出世正見。具足性空見故，志之所在，時時處處不忘厭苦、離欲、得解脫。表現於身行與語行，必然如法如律；三業六根，語默動靜，都能隨順於古仙人之正道。如此，一切德行，在中道正觀的前提下，即戒即定即慧，三學八正道，六度與四攝，所有自利利他的勝行，無不圓滿完成。修學佛法的人，必須面對現實，以智慧透視，觀照緣起法相，識果知因，明察秋毫，時時自我反省，是否犯了「煮沙成飯」與

「老牛敗車」之類的愚見愚行？

四、正念正知解眾苦

上來提及楊枝淨水，具「利人天，福壽廣增延，滅罪除愆，火燄化紅蓮」的大用，既然功德不可思議，我們務必各人手持淨瓶，遍灑甘露。不論何時何處，顛沛必於是，造次必於是，不可須臾離也。化腐朽爲神奇，點石成金，五濁即淨土，娑婆即極樂的境界，已非難事。所謂特異功能，神通妙用，解脫自在，就不是佛菩薩聖者、少數人的專利了。

觀音菩薩普門品，開宗明義解說：「假使百千萬億眾生，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。」接著列舉大火、大水、鬼難、刀仗，牢獄、怨賊等難，皆因稱名而得解脫。不但此也，「若有眾生多於淫欲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欲.....便得離癡。」或問：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，無求不應，世間出世間一切功德，都因稱念聖號而得成就。如來聖教：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」！如今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貪瞋癡。那麼我們還要修三學八正道嗎？我們還須用腦費心去做聞、思、修的工夫嗎？

佛法無邊，方便道、真實道；福德道、智慧道；易行道、難行道；自力門與他力門。大乘思想的勃興，佛教是普及了。隨著眾生根性不同，對於佛法的理解，深者見深，淺者見淺。弘法者各以所見來解釋經義，自然是人言言殊了。俗化、神化的佛教，盲導眾生，不知要把他們度到那裡去？

觀世音菩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，依一般的解釋，離七難，解三毒，應二求，乃是他力、神力難思議之故。若依根本聖教說，應該是自力、正念的結果。止觀法門，不淨觀、白骨觀、八背捨，都因念力的強化，得隨心所欲而成就。從四念處法門，唯識思想，予以解讀，世間諸苦難，念彼觀音力，眾苦得解脫的信仰，也就不足爲奇了。至於常念恭敬觀世音，便得離貪、離瞋、離癡，還是不出正念力提昇的效用。煩惱現前，需加以轉移、調伏、淨化、斷滅。依五停心（淨行）對治法門：多貪眾生不淨觀，多瞋眾生慈悲觀，多癡眾生因緣觀。一個人發覺自己的身病，而施以對症之藥；學佛者覺知貪瞋癡等心病，以稱念聖號爲方便，培植善根，長養柔軟心、恭敬心、慈悲心。進而勤修禪觀，開發淨慧，由伏惑、轉業的過程，而達到「貪欲永盡、瞋恚永盡、愚癡永盡」的涅槃界，實乃因緣具足，水到渠成，道理如是，決非騙人的神話。佛法的修學，不能沒有方便；依方便而到達究竟。如執方便爲究竟，無異抱殘守缺，把止痛藥當作健康食品，其流弊可想而知。惟願菩提道上的的同人，確認釋迦正覺之道，用以修練「火燄化紅蓮」的工夫！

從無常無我到真常唯心

黃國達

自從日本學者鈴木大拙將「禪佛教」介紹到西方以後，禪學成爲熱門的哲學，學佛者--尤其是知識份子--更是著迷，對於禪宗公案中的對話，也居然能朗朗上口。禪宗創始於中國，流傳於日、韓，而探本溯源，則啓蒙於印度佛教。印順導師著有『中國禪宗史』，歸納禪宗的中心思想爲大乘三系中的真常唯心思想，有些人看到六祖壇經中六祖聽到『金剛經』中「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而開悟，認爲禪宗也是般若思想，其中許多關鍵點有待辨析。

禪宗的明心見性到底是什麼？機鋒、轉語、棒喝、揚眉、瞬目到底傳達了什麼？『六祖壇經』云：「我此法門，從上以來，先立無念爲宗，無相爲體，無住爲本，無相者於相而離相，無念者於念而無念，無住者人之本性」。所明的「心」、所見的「性」，不是一般意義的心和性，而是無念之心、無相之性，與般若空義相近。另外關於「自性」的描述：

六祖惠能大師在悟道時說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「自性」是真常唯心的思想，在中國流傳的經典中，例如『華嚴經』、『圓覺經』、『楞嚴經』、『楞伽經』、『涅槃經』、『勝鬘經』及論典『起信論』皆有描述。例如『華嚴經』的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『楞嚴經』的「常住真心」，『楞伽經』的「如來藏」，『涅槃經』的「常樂我淨」，『勝鬘經』的「自性清淨心」皆是。

爲什麼要說「真常」、「自性」呢？首先，從人生的現實情況的認知來說，在實際現象上，世間是無常變化的，有著生老病死、種種缺陷和不如意的事物，想要脫離這些有限的世俗世界，追求快樂的、永恆的、光明的世界，可以說是宗教心境的投射，有的求長生、永生天國、他方淨土，追求超自然的大能，但這在現實經驗中，畢竟是十分渺茫的。於是轉而尋求內心的超越和自由，也就是心靈的解脫。其中，以禪定、持咒、觀想、祈禱、歌詠等達到隔絕外界，達到唯心的境界，在意象中是真實的、常恒的、光明的、喜樂的，這是一般宗教的普遍傾向，這種人性的欲求，也正是真常唯心思想生長的土壤。但是由於沒有照見真相，貪瞋痴慢等煩惱並未斷除，所以只是從外在世界轉移到內心世界，對外在世界的改善並不積極，即使有心入世，也是不離自我主觀的意識，容易產生爭執，製造新的問題，嚴格說來，並不究竟。

唯獨釋迦佛陀，以大覺的智慧照見十二因緣的緣起還滅，打破無明我見，得到身心的澈底解脫自在，達到入世和出世的無礙，現實世間的淨化即是理想淨土的實現，不是主觀唯心

的意識狀態而已。

但是無我的真相與凡夫的心境根本上是違背的，即使是皈依三寶、老實修行的佛弟子，在內心深處其實是有疑惑，並不真正樂意接受的。只有如實證悟三法印的聖者，才會不疑不惑。在佛法流傳的漫長歷史中，意含快樂的、永恆的、光明的、超自然的真常唯心思想是更順於凡夫的心境的，真常唯心思想就在這種因緣之下發展起來，成爲新的方便。

真常唯心思想貶抑真實經驗中有關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的負面描述，將解脫的涅槃體驗的自由、無礙擴充爲如來的圓滿境界，色相莊嚴、神通廣大、智慧如海、化身無量，近乎無所不能的上帝，並且進一步大膽地宣說這是一切法的本體、一切眾生本具的佛性。

真常唯心思想強調般若經的空是不了義的，要經由破執的「空」，進一步發揮真常妙有的「不空」，才是更爲究竟圓滿的。事實上般若與中觀思想的空是「無自性」，是由一切法的相依相待、緣起如幻而顯示的，並非只是破執而已，空所破的是「自性見」，所悟的實相，不離三法印——無常、無我及涅槃的體證，並非另有真常妙有的「不空」，並高推爲「唯證方知」、「不可思議」的勝義境界。

在三法印和緣起有即是畢竟空的體證中，連「實相」、「涅槃」都是當下即是的勝義境界，但在世俗假名安立的名言中，「實相」也是相對虛妄而說，「涅槃」也是相對於生死而安立的。

『楞伽經』說：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」。又說：「我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大慧！有時，空，無相，無願，如，實際，法性，法身，涅槃，離（無）自性，不生不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，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。如來應供等正覺爲斷愚夫畏無我句故，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。……譬如陶家，於一泥聚，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作種種器。如來亦復如是，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，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，或說如來藏，或說無我」。

所以真常唯心思想，只是在表達上更新穎的形象包裝而已，什麼是「真常」？無常、無我就是最真實常恒的，就在虛妄、無常的當下，看見無我、無自性、緣起如幻的普遍真實。任何時空皆如是的真相，就是真常，或稱爲「法性」、「法住」、「實際」、「真如」。不明白這點，背棄了三法印和緣起性空，而想像有一個實在的常住實體，即可能落入外道「真我」、「大我」、「神我」的窠臼。這一點導師在其著作『如來藏之研究』一書中，或『以佛法研究佛法』之「如來藏之研究」一文，還有『成佛之道』大乘不共法章，般若波羅蜜中均有詳細的說明。

在修行見法上，真常唯心思想過於重視理想的描述，常有眼高手低之弊。發揮到極致，只有走入圓頓或他力之途，口中高談無上法的修證，卻容易忽略對人間疾苦的實質解除，以及對社會的慈悲關懷。

反觀原始佛法的純樸，是就現實人生的問題以苦集滅道四聖諦爲綱領，循序漸進修戒定慧而體證三法印，有能力息滅自身的煩惱，就可以幫助眾生息滅煩惱，這是直接而有效的修行方法。

或是以中觀般若緣起性空的聞思修，不離生活，就在生命這一剎那的當下覺醒，見到實相。立菩提願、起大悲心、行六波羅蜜，直入菩提道，關懷人間，這是大乘的正常道了，也是值得現代佛弟子修學的。

書摘(摘自『印度之佛教』)

真常唯心論思想之淵源及成立

印順

「真常唯心論」，乃真常心與真常空之糅合，自真常心來，非即真常心也。佛闢外道之常、我，以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」說緣起。然剎那滅與無自性，或有本常、我之舊見，而見其難以成立緣起者；尤以在家佛弟子，信業果輪迴而罕聞無常、無我之解脫道者爲甚。佛教普及大眾而大乘興，在家佛學者輩出而常、我論起，亦自然之勢也。

常、我論之根據，內本所見而外依佛說。佛說阿羅漢離欲，不復有變悔熱惱之情，或者化之爲「無煩無熱，常住不變」，則有類凡心變異而聖心常住清涼矣。佛說心、意、識「須臾轉變，異生異滅」，而長夜爲施、戒所熏，則生善處。或者先明色身之「是滅盡之法，離欲之法」，次說「彼心意識常，爲信所熏，因此緣此，自然昇上」，則有似色身無常而心常矣。「是心長夜爲貪瞋癡所污」，或即本之以立「心性本淨，客塵所染」，則心淨本然而塵染外鑠矣。其解說之尤離奇者，如經以心之異生異滅，緣此緣彼，如獼猴之取一枝，捨一枝，乃曰：「獼猴！獼猴！勿謂如故」！此訓以無常也。或者釋爲「勿謂如故，以即故也」。央掘摩追佛不及，呼曰「住！住」！佛答以「我住汝不住」，「我常住大悲」；『央掘摩羅經』即演此「我常住」爲「真我常住」，而痛斥無常爲外道。

真常心之淵源極早，而是否吻合佛意，實有可研究者。真常心之初意，即於六識之心心相續中，想見其內在之不變常淨。後分爲七心，或以意界爲常而六識生滅；或立根本識而六識從之生，則真常淨心，自應爲意界及根本識矣。此真常心，即輪迴之主體，縛脫之連繫，乃漸與真我論合。佛說「本生」，輒說「彼時某某者，即我身是」。「自作自受」，佛亦曾說之。犢子系乃起而說不可說我；說轉部立勝義我。此依五蘊設施，彼真心唯依心立，然於「真常唯心論」中，不復有分別焉！

現在實有，無爲實有（或五法藏）中，真常心（我）僅其一類。雖以之爲縛脫主體，初非總持、一體而說唯也。大眾、分別說者以緣起爲無爲，亦僅緣生法之必然理則，非即此理則以成事。說出世部之出世法真實；說假部之道不可壞，佛壽無邊。充其量，僅爲出世之真常論，而非「真常唯心論」。

真常心而進爲「真常唯心論」，實有賴性空大乘之啓發。性空者之一切皆空，不自無爲常住來。佛說緣起，常識見其爲實在，以理智而觀察之，探其究竟之真實（勝義），則知非三世實有，非現在實有，非無爲實有，非出世道實有。一切如幻，唯是因緣和合之存在，觀待之假名。一切無實性，乃曰「勝義諦中，一切皆空」。此無自性空，不如自性之誑惑，曰諸法實相。自性本來無，非觀之使無，故曰常。不如自性有之染相，以或者怖畏空教，乃曰一切清淨（龍樹說）。一切空即一切真實、常、淨，然即一切如幻假名，非「真常論」者所見「非幻不滅」之真常也。真常者見「性空論」之「非」、「不」、「無」，容或想像爲同於梵我論之「曰非、曰非」，視爲萬有實體之真

常，然非性空者之意也。以一切空之啓發，真常心乃一變。真常淨者，一切一味相，於一法通達即一切通達；以是而諸法實相之常淨，與心性之真常淨合。常淨之心，一躍而爲萬有之實體矣。了了明覺之心性，昔之爲客塵所染者，業集所熏者，成生死而與淨心別體；今則客塵業集之熏染淨心，幻現虛妄生死，而淨心則爲一切之實體（不一不異）。至此，真常心乃可以說「唯心」。

「真常唯心論」之興，與笈多王朝之梵文學復興有關。質言之，梵我論本立梵與無明（幻力）二者，視爲無始之存在。釋尊破梵我之實性，取緣生之無明業感說。自緣生無常而達性空無我，離欲入涅槃，即爲生生不已存在者之解脫；所謂「滅者即是不可量，破壞因緣及名相」也。如以此寂滅不生爲真常妙樂之存在，使與無明業感說合，則與梵我論之區別，亦有所難矣。法顯見華氏城之佛教，賴婆羅門學者而住；玄奘西遊，從長壽婆羅門、某婆羅門、勝軍學。處梵我論大成之世，而大乘學漸入於婆羅門學者之手，求其不佛梵綜合，詎可得乎！

以真常心建立唯心論，莫急於雜染、清淨之因。爲客塵所染之客塵，大眾、分別說者，初以「隨眠」釋之。大乘學興，煩惱氣分爲彼羅漢所不斷之「習氣」，演化爲大乘不共斷之所知障。此所知障名曰「無明住地」（即習地），爲隱覆淨心之客塵，與經量者之熏習說合流。心性本淨，即清淨之因。常住真心中本具之淨能，無始來不離生死之蘊、界、處而流，特未嘗顯發而已。此與非即離蘊之我，性空者之性空糅合，成如來性，如『最勝天王般若經』云：「如來法性，在有情類蘊、界、處中，從無始來展轉相續，煩惱不染，本性清淨。……說名無相，非所作法，無生無滅」。此「如來法性」，即「如來藏」、「圓覺」、「常住真心」、「佛性」，以及「菩提心」、「大涅槃」、「法身」、「空性」，真常論者並視爲一事，爲一切有情所本具，諸佛如來所圓顯者也。

或有本真常論了義之見，以爲馬鳴著『起信論』，廣讚佛德，開「真常唯心論」，遙與佛陀之本懷相合。龍樹、無著出，各就一門而分別空、有。此以不知真常心與「真常唯心論」之別；不知真常心之所以「唯」，有待於性空之「一切」，乃有此說。今明二義，以證其不可。一、凡性空大乘經，但開二教，以空爲了義。「真常唯心論」之經論則判三教，以空爲不了，以此真常心爲我見者（外）、因緣者（小）、空見者（指空宗）所不解。二、如來藏、佛性之說，性空大乘經所不明。不特『楞伽』等後出，即『般若經』等混入之藏心見，亦屬後起。無著等以破十種分別釋『般若經』，有「實有菩薩，不見有菩薩」文。實有菩薩，以圓成實爲菩薩體解之，此即大我之說。檢什譯『般若』及龍樹所依本，舊譯諸經，並無之。如上所引之『最勝天王經』文，舊譯『勝天王』中無，似異而實同之『寶雨』、『寶雲經』，亦無此文。華嚴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不見於『十地』。『無上依經』異譯極多，而真諦譯獨廣談如來界。『大般涅槃經』，即『大毘婆沙論』文，亦連篇糅集其中。「真常唯心論」詎可視爲先於性空大乘經，先於龍樹論乎！

真常唯心論述要

「真常唯心論」之經典頗多，『如來藏』、『法鼓』（即『法華』之真常化）、『大涅槃』、『勝鬘』、『不增不減』、『無上依』、『楞伽』、『密嚴』、『楞嚴』、『圓覺』等，其顯而易見者。雜入一分者尤多；後期之密典，十九皆屬之（有直談真常者，每與性空經混）。

以部類之雜多，立義亦間異。「真常唯心

論」，以真常淨爲一切之本體，而立相對之二元：一、清淨真心，二、雜染妄習。真常淨乃一切之實體，一切依之而成立。本來常淨，究何事而爲雜染所染乎？爲雜染所染而實不變其淨性，似有二元矣。此雜染與清淨，「不相攝，相離」；自有情迷亂而生死邊，多立此無始來相對之二元。然達本情空，知妄即常，實無所捨而一切常淨，則無不歸結於絕對之一實。『圓覺經』爲之躊躇，此非論理之可明也，豈特難解而已！一元之實在論，無不於此失據。真常大乘者說：此唯「成就甚深法智，或有隨順法智」者所信解，餘則唯可「仰推如來」而信仰之。以是，「性清淨心，難可了知；彼心爲煩惱染，亦難了知」。汝纔舉心，塵勞先起，如之何能知之？「此非因明者之境界」也。真常者以此「妙有」爲雜染、清淨之依止者，蓋以剎那無常爲斷滅，無性從緣爲不可能也。如瓶破不作瓶事，又如焦種不能生芽。『若蘊、界、處性，已、現、當滅，應知此則無相續生，以無因故」，此以無常爲斷滅也。「若本無有識，三緣合生，龜應生毛，沙應出油」！「究其根元，咸有體性……何況性一切心而無自體」？此以空爲都無也。彼七識爲「念念不住」者，故「不流轉，不受苦樂，非涅槃因」。必真實、不空、常住不變者，乃足以爲生死、涅槃因，故曰：「如來之藏，是善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趣生」。「如來藏者，無有前際，無生無滅法；受諸苦（輪迴之主體），彼爲厭苦，願求涅槃」。真常者之見，與大眾、分別說、犢子系之立常心、真我，其動機如出一轍。如不於上來二義，明見其與「虛妄唯識論」及「性空唯名論」之不同，則終無以理解其真義。讚揚爲了義，貶抑爲不了，皆無當也。……

「真常唯心論」，初爲心性本淨之六識論；次發展爲本淨之根識（意界）及虛妄生滅之六識。『勝鬘經』演化爲本淨心，及念念生滅之七識。『楞伽』、『密嚴』，進立「八九種種識」，即真識隨染及七妄之八識，或可別立在纏真心之如來藏心，真心在纏妄現之藏識心，及七妄爲九。以是，言生滅，或但言七識念念滅；或可於相續次第生之七識「相續生滅」外，別有微細流注之「相生住滅」。「相」者，遍計義相所熏染，猶『攝論』之以藏識爲「義識」也。言分別執，或以七識爲分別所遍計之「分別事識」，或可立「自心現妄想八種分別」。此與「虛妄唯識論」之自心性無記來不同，宜其彼此相接而終於相拒也。

別有一要義也，佛說六塵、六根、六識爲十八界。有力能生者爲根，即有引發六識之功能體。細意識之意根與眼等五根，所關綦切：「五根所行境界，意各能受」；而意根「又爲彼（五根之所）依」。其但言六識及意之分別心者，則大抵以五根爲「不可見，有對」礙之細色；即身體中之生機，能生動而有因感發識之官能。此細色，由細心之意執取、攝持之。若於分別心之內在立種子心，則身中發識功能之五根，或者即視爲能生識之種子。世親之『二十唯識論』，陳那之『觀所緣緣論』，均有此新意。『楞伽』「偈頌品」有之，即分別事識之以無始妄熏習爲所依（根），六塵爲所緣；「虛妄分別種種熏滅，則諸根亦滅」，皆此義也。若於種子內在而立淨心，則或者又視根爲在纏真心之映現（不全真亦不全妄）；依真心妄熏而立妄識，亦即依根發識也。自識言，於恆行意而見種識，更進而見其爲淨心，不離於虛妄之恆行意。自根言，於五根、意根之依持中，見其爲種習，又見其爲淨能，亦不離常識之六根也。後世之唯識論者，尚不解何故以種爲根，自更難知淨心在纏之發爲六根。有欲於唯識外立唯根，則亦未知其所以異也。

佛法與生活的對話

生活中的修行

章陳

生：我很想學佛修行，但是障礙很多，我白天工作很忙，晚上想讀佛書、靜坐，可是太太希望我能陪他，小孩的功課也要輔導，怎樣才能好好學佛修行？真想提早退休，可以專心修行。

師：時間要好好安排，把重要的事優先處理好，夫妻、親子之間的相處也要顧到，進一步才能談到學佛修行。

生：不是要專心修行才會有成就嗎？

師：學佛修行不只是讀佛書、修禪定而已，讀佛書不一定要花很多時間或讀很多，重要的是要思考、消化其中的道理，得到正見，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去實踐、體會，這才是活生生的智慧，而不是死的知識。修定也不只是靜坐而已，而是要將這平靜和定力延續到日常生活中，經常活在正念正知的覺察狀態中，這才是定慧的修持，況且佛法的完整修行是八正道、六波羅蜜，除了禪定、智慧，還有戒律、布施、慈悲、安忍等功課。忽略這些，身心將會得不到均衡的開展，不能自在、圓融。

時間要好好安排，把重要的事優先處理好，夫妻、親子之間的相處也要顧到，進一步才能談到學佛修行。

生：我太太雖然也跟著我學佛，但似乎沒有什麼出離心，對世間法、對我和小孩在感情上還是很黏著，我希望她也能更深入佛法，我該怎麼引導她？

師：她有她的因緣，這是不能勉強的。只要在你和她相處的時間裡，學習關懷和同理心，表現佛法的隨緣自在，活在當下，其中就有佛法的修持在裡面了，不是嗎？讓她感覺因爲你的學佛而家庭更和樂，每個人都的心靈成長得更好，這樣才容易得到她的認同，這是最好的引導方式，如果只是強調出離心，或用說理的方式來改變對方，這樣不一定有效果。

生：修「正念正知」就能得自在嗎？我也作過四念處的修行，試圖對自己的動作了了分明，當下覺得不錯，可是沒有修的時候，煩惱還是很多，這是為什麼？

師：四念處的修行包括身受心法四種念處的正念正知、如實觀照，你所修的偏重於「身念處」，如果能繼續深入受、心、法念處，煩惱就會愈來愈少。

生：要怎麼修？

師：先要抽出時間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中，學習對於身--身體、受--情緒、心--心念，法--真理的覺察、觀照，然後在工作、活動、與人相處的情境中修習四念處。

生：為什麼只修身念處不能斷煩惱，修習四念處才能斷煩惱？

師：修身念處可以看清身體的真相，而煩惱固然和執著身體有直接關係，而對受和心的內觀可以看清我們是如何地陷入煩惱不能自拔。最關鍵的是法念處，可以讓我們如實地看清身、受、心及一切外境是無常--剎那不住，沒有固定，無我--只有依存，沒有主宰，無生--沒有生滅，沒有界限。清楚地知道根本沒有固定的、主體的、實有的東西可以追求或逃避，一切隨遇而安，心靈就得到自由，不再煩惱重重了！

生：謝謝老師的指點，我會照四念處的方法修，有問題再請教老師。

師：很好！

瑣語代信通聲氣(十八)

仁俊
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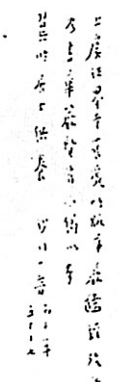
不昧心處--菩提心成爲腦際的大呼聲，上求下化恆質直，以和養直意謙豁；不忘願處--菩提願成爲日常的策力，爲此顧彼無偏私，踐誠持公法遍施；不墮行處--菩提行成爲圓淨（果事）的真導因，前進後殿必兼致，致身（六度）無極力不退。

二

怎樣建立發揮大公大勇精神？無私之智與無畏之悲用得切實分明了。怎樣開創徹貫大願大緣膽骨？堪忍之力與堪荷之德練得充分懇摯了。

三

什麼人最善於說法？不讓自我開口，語意清涼消熱惱，自他受用。什麼人最善於用法？儘對他人（眾生）關懷，（心）眼臉（相）寬明植（護）德本，身心兼修（施捨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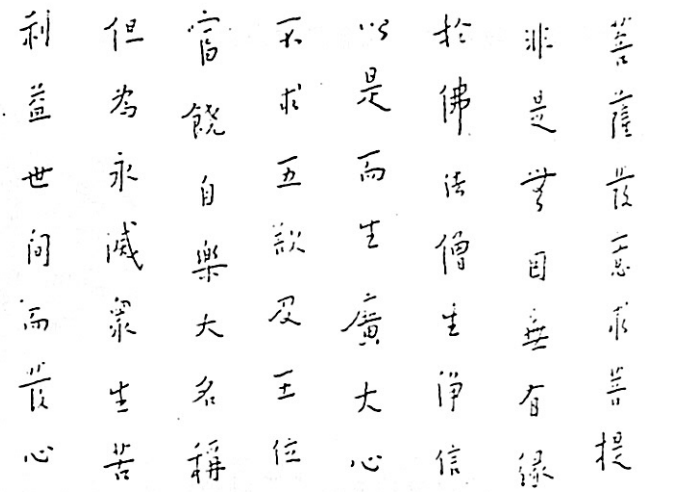


四

想得直直了了、闊闊大大的，菩提心用得不落世俗造作，生死的心機全從這裏淡息下來，心量也就這麼開豁出去。（惱害）受得靜靜泰泰、暢暢昂昂的人，菩提願都運得消歸佛陀（般的畢竟）空寂，生命的願輪全憑這麼駛旋開去，願（之膽）魄也就這樣鍛健起來。活得精精嚴嚴、勝勝利利的人，菩提行都學得敢與菩薩共（襄六度四攝）事。生活的欲私全憑這麼絕情拋卻，行門也就這麼通廓透底。

五

最堅貞的心術與品概，心總是直得自自然然，決不爲情私困陷得徬徨墮落，透出頹風，帶頭振作。最雄厚的性格與魄力，物（欲人欲）總是淡得輕輕微微，不肯爲利養撩惑得鑽



營奔逐，澄廓胸懷，照見正法。法門中能鎮得著身心，發得開（無得無畏）氣象的，一發心，就這麼肯決而責成自己的。

六

眼根中的菩提心不昧不瞬，當前看到的、觸到的、想到的，不著不厭等觀無二遣（唯心、唯物）二執，法智昭朗心眼明。願健得受苦不卻，行正得濟世不（隨）集（造業）者，都憑著這樣的菩提心。

七

最正確、肯決的知行：財歸幻化眾生，法滅真常大我，不慳不怖必如是；最誠實、精強的修學：身能淨持（三）律儀，願能實踐（六度）無極，不污不匱恆增上。

八

觀身的正見--無我，做人的正行--無我所，一切時處都的的準準體驗、運持這麼樣的見與行，私底下與人面前的事相與理性，情私的汰脫與公誠的踐履，則自然而必然的明明切切；憑著這麼種明明切切的精神與態度，死生以之與安危一致的做去，透出「急證」與「疾成」的貪求與倖冀，才會從勤淨中久耐深治，從端健中銳發廣積（善根福德），不闖墮險黑邪僻，穩穩亮亮地豁開了眼底之光，展邁著腳下之路。

九

如何泯除知見鬥諍？菩提心鎮持得穩平沉厚，虛心愛語舌根柔；如何承受暴惡折磨？菩提願忍護得寂靜渾穆，大願慈顏意根堅；如何察覺世間惑誑？菩提行修擇得端嚴精緻，深行淨業身根卓。

十

學佛法最應誡警處：自炫之「新」必著狂，誤導自他墮苦處；用佛法必須慎治處：自徇之「舊」（習）常求倖，謬誑此彼增熱惱。

十一

佛法學得分明踏實的，沒一個敢為自己造體面、增聲勢，總是明烈烈、淨落落地直來直往，人欲淡微物欲寡，不累身心立身心--不昧不倒。菩薩（行漸）修得整足貫通的，沒一個肯無視眾生沉水火、泣血淚，總是精誠誠、痛惻惻地必拯必護，願力增強智力大，不惜命根鍛命根--能撐能當。

十二

凡能救得人的，總是先放下自己；真能學得佛的，一定先顧到他人。

十三

只須身心堅定得平平正正不昧情起怖，不逞見作狂，戒善與信智作為日常的持則與導標，念頭眼底清醒踏實得不邪不偏，「無記」的虛度與「苟混」的委蛇，照治而棄絕得俐落分明，不讓生死苦惱的愁帽子遮罩心頭，不為生命福（欲、定、事業等）樂的甜頭兒耽溺當前，生活意志提警也開展得牢牢旺旺，大頭目（看得遠）、快手腕（捨得盡）與挺臂背（荷得重而久）配合得（與三寶）精誠相應，（對眾生）靈誠（得即時）感應，就這樣，學的學得精神奮暢，做的做得興趣充沛，怕什麼？愁什麼呢？

十四

什麼人身心整健得不亂不撓？菩提心戰勝了煩惱，不怕煩惱不急於遠離，煩惱中體驗寂

靜。什麼人意志雄挺得能韌能決？菩提願消受著熱惱，不造熱惱不忍得捨卻（受）熱惱（者），於熱惱中涵敷清涼。什麼人格局澹廓得極久極曠？菩提行融冶了（無始「愛見」）積習，不增積習不肯得厭避積習（者），於積習（群）中演練悲智。

十五

身心相應處：法悟得深而明，人做得真而足，誑與昧一起拋卻了；事理無礙處：緣觀得幻而寂，情用得堅而淨，逸與諍一逕呵絕了。

十六

佛法的究竟自覺：不讓自我現形復活，空寂中明明廓廓，緣起上淨淨脫脫，不求生天，不往他方，不離現實人間，不避一般苦惱，行住坐臥契正道；正道生活化了，聖道之所以可貴者，在此。

十七

做人分明處--不討任何便宜，淨落得直直了了。學佛通達處--治脫一切執見，默忍著無得無生。

十八

不肯自虧處--菩提心把人做得無愧。不肯自屈處--菩提願把力培得無減。不肯自蔽處--菩提行把路擇得無偏。

十九

善用智慧之手的人：操縱時間，不放縱自我；直發慈悲之心的人：不（獨）佔空間，能容著他人。

二十

「學」，視野開豁得曠曠明明，思想與見地透脫遮蔽，說的合乎事實，察的不昧現前，身心活得規範精嚴，不惑不混簡邪正。「修」，涵量通攝得穆穆渾渾，施設與風度拋卻曲私，做得不畏困挫，受的能耐久劫（不計時限），根機練得力能卓挺，必捨（己）必度（人）必貫（徹誠）安（不逸，勵）危（不怠）。

勘誤

期數	篇名	頁碼	行數	錯誤	更正
18	菩薩行者必具的決性與特徵	5b	26	即惑即應	即感即應
18	瑣語代信通聲氣(十六)	13a	16b	悟導自他	誤導自他

正覺之音
Enlightenment
28 Ashbrook Drive
Edison, NJ 08820
U.S.A.

NONPROFIT
ORG.
U.S. POSTAGE
PAID
RAHWAY, NJ
PERMIT NO. 262